
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七

餘姚黃宗羲編

序九十八

時文

醒泉窓稿序　劉繪

學士大夫有謂令舉業無裨於吏道蔽矣夫吏倚法則難近以俗尚通則巧宦以能二者世指為賢吏道其居是邪攷秦漢之後史傳循良自叔敖氏公孫子産不下

數十人大抵贇贇多經學儒雅也今舉業首經書義固藝文之精輿焉括綜經旨浸漬聖術捜體遺緒搞衍微響非若辭賦歌詩猶可以騁浮艷侈枝葉也其業淳正沉澹不詭聖賢之訓則經世理物其機何所不達哉醒泉黄君令息政本敦愿以與良民親編户極貧男皆不令畏憚而擾恭儉任恤導民疏清澮稼穡蓄蹄革筋角薪藁榻布欲百姓殷給而公衙待收貴穀重糈泊如也踰年㞩力本業供上興作吏治不勞條貫燦然日引諸

生論討經籍燕笑在泮息諸生以君起姚江振迹明經
爭摳衣願從游不去君以吏事辭乃出宦稿經義數百
篇是時謝生謹段生中選孟生養浩皆君夙所拔雋與
諸生誦習咸喜得大家鉶冶而樂其陶鑄丞程莊史田
大禮感君德化捐俸偕邑文學廣德楊萬仞平山梁藎
忠松滋謝燧鋟以廣其傳焉黃君且好文指授童冠不
倦怡神翰藻騷雅書畫追逼前哲醞藉曠逸非所謂博
物君子邪故舉業有真贗得其真者良矣彼法吏俗能

吏巧世得文吏而裁以經術非綰組佩印之英也哉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湯顯祖

時文字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令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為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有能衆亦不獨絶至為文詞有成有不成者三兒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述之以傅註帖括不得

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觧一也乃幸

爲諸生困未敏達蹭蹬出没於校試之場久之氣色漸

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

於隱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

未有覩焉神明無所練濯胸腹無所厭飫耳目既各手

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也才力頓

盡而可爲悲傷者往往如是也若季重者五歲遍受五

經十歲怂爲文章二十而成進士盖一代之才也而天

亦若有以異之者大越之墟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靈氣於斯而世籍都下往來燕越間起禹穴吳山江海淮沂東上岱宗西迤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脊喉顋處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鋪咸在矣於以豁心神紓眺聽者必將鬱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專門承學之間靈心洞脫孤遊浩杳蚤為貴公鉅人所賞聞所未聞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文心之所貽佇也身復蚤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

所至贊嘆盈矚故其為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瀏其音節精華甚充顔色甚悦聄焉者如嶺雲之媚天霄絢焉者如紅霞之蕩林樾乍翕乍辟如崩如興不可廹視莫或殫形大有傳疏之所會遺著録之所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絶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為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宦業流通亦無以周世物之容而既以當塗令高第為郎矣復抑而命青浦青浦故屠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既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

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爲懷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為若談者當亦有未盡其才之嘆耶然則天之于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

汪明府制義跋　黄道周

天下城郭居廬通率在於平阜制栅巷涂軌使車馬雞犬無異也至其王氣所導奔會絡繹萬人所都必有千岀之峰登舸遡瀾疲車頓走而市廛稚子畫其步隅以為函盖居處如是者此高人長者之所大笑也往為孝廉

得從計車循漕道走京師見江北平陸如行衽席羣頭

巾相告謂江北率無蘢蓯者旣稍走諸旁輔凡諸山川

盤欝舒吐甚於江南乃大悔以為蚕瞶今士子見先輩

作文章方圓平直謂是無奇者蚕瞶然以為萬家之郡

無一出之峰遥望蘢蓯詆為山野則是萬里沙陀與砥

矢爭道也甲乙之間僕在詞林項水心先生文譽譟海

内僕得共往反數日間談諸文章奇正利病如岡阜都

邑之有結作起伏畦目所限不得相非先生略不道但

云通都大郡無鉅儒名公介夫貞婦比猶之三家之市耳僕唯唯心然其言今又十年水心始自得士僕困於叢棘無所見知但從田野讀邑父母制義勸誡子弟因得復誦水心之言水心以為至性之人熱血欲灑託大當重必有可觀由是而思言無至性雖嶔嵜歷落寘摎窮縋猶從鬼穴捉烏道見光僅喜而已況遵鴨畔立雞棲以為動靜晦明不爽咫尺者乎汪父母世家新都新都山川奇奧壓宇內人多鉅儒名公介夫貞婦之所簇

舉余甞一至白嶽食頃輙去作數日思再登黄山窮數日不得首尾乃慨然興嘆以為是嶽國所以挺出鍾陵所以逶迤也而市廛稚子顧畫其步隅以為是神明之所卜度高人長者之所大聚則雖日聆水心之言誦彥輔之書尋行數墨伸規屈矩以求當於函盖重大之務則亦罕矣予廢久不談文事又素以愚著無所解于世之論服强復談之知其無當也

明文海卷三百七

明文海卷三百八

餘姚黄宗羲編

序九十九

時文

詩藝存玄選序 胡胥嘉

余觀仲尼之名詩而歎其深於詩也夫詩異於文也味之躍然於胸歌之欲溢於口而解之卒不易解水中之月鏡中之花嚴儀氏彷彿言之矣今夫懐人者矚于其

目致於其心感而落涕勞而咳呻久之而時物之變遷夢寐之恍忽皆彷彿焉躑躅焉何無已也及見而感者忽散勞者忽暢而意已盡矣不見之妙於見如是也詩之為道所最忌者長言咏嘆而意先盡也故理窮於易情窮於詩法窮於春秋非以能盡為窮而正以其不必盡為窮伏羲氏畫卦有象而無文故苞理極風雅頌有言而無說故懐情深聖人作麟史亦有案而無斷故用法曲此三者所以為聖人精微之書也詩莫

善於唐即一代而具初盛中晚之變三變而益下豈後之才減於初而造意之不工惟其才愈拓意愈工而附才與意以俱盡初之渾渾盛之莽莽至此無餘矣皮陸之幽險李温之怪豔幾欲破天荒翻地軸軼正始而上之而詩以是晚故余嘗語朱原信曰中晚之無詩不以其靡而以其盡也今以詩為文且為今制藝之文其能無盡乎然余所為不盡非韻短音微之謂也含情於無窮雖極之百千萬言而其不盡者自不可盡老氏以玄

為衆妙之門玄非不妙而不盡於妙故曰玄者闇也默也所為藏之於不見者也仲魯删詩而名之以玄是得夫不盡之旨而寄焉者予故曰仲魯深於詩也

自序　鄭之玄

陸放翁於自已詩文動云娱憂紓悲放翁一生自家受用已極古人實歷所到往往不能自已觀放翁詩文不但豪氣縱横使人拍案而起有真情有至性一種快心之談在筆外墨外當拂鬱煩悶時讀之真有消釋解散

之功故開放翁之佚亦遂流連一覽而不容不盡此文字之快境也制義之業戔戔無當但有此物即有此物之聲價有此物之嫡派逢時之儒髯枯腸嘔至於皓首一生惡趣幾為苦海快亦自難余於此道初不甚理理不求深思不求奧不宗大家不談元脉苟出口取適而已是故膚淺合離之病一一自知然或於無人處自諷之則亦時龘然而開口盖惟不求深不求奧所以不至於攢眉自苦而惟不宗大家不談元脉所以一意不為

深奥少年才情頗活得文之候多于微醺於獨步于偶
閲他書于將寢或夢覺索筆急書微有可觀而入社拈
題對壘面壁則決不得一快語往在京師與諸同舍談
文各為一評而余自評謂如人家尋失貓子平日覓不
得有時還自來其來亦可喜諸同舍莫不笑之公車數
載筆墨愈狂至親相念者勉之以入時之文勿令淺僻
徒逢已意毋論予必不能即能之巫師禹步自憎面目
真性情都無復有畢竟我自作我矣凡予前後所刻有

科頭亂髮求已一快者而亦有俛首受八比之令苟且拂已而事人者文章之道不以自快而從遇合立想豈不悲哉因遣人重錄一過盡芟其已意之不堪者非謂娛憂紓悲足盡于此舉十年來不能快人之業付之一焚或遂如劉蛻盡封之梓州未忍也

涂瞻生制義小序　鄭之玄

予與瞻生同時得雋一十八年于茲矣其時壬子之才蒸蒸甚盛瞻生白皙茂美其人特妙制舉言清灑絕塵

其文尤妙中原旌鼓未知與瞻生孰先後也俯仰之間遂成往事曩歲見瞻生於長安衣染京塵白晳如故今日復見瞻生寄至之文則緻堅理密入之不膚出之不棘造詣渾成將大有所償為吾黨之後勁無疑矣武夷之茶妙于天下渾陽之酒妙于七郡幔亭往來乏絕茶既不可常得而海氛為梗酒船俱斷豈非愼事令瞻生之文乃能自遠而致是何當摘茶洞之旗槍出春瓶之玉帶相與口嘗而舌別之不能無望于瞻生矣

明文海卷三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一百

時文

陳耆仲近藝序　姜周

南海陳耆仲吾師宗伯公仲子耆仲小即有至性當師以執奏宗藩事聖怒幾不可測時耆仲長安相依日夕走夜涕泣憂虞以至于感為心疾幸而師奉恩歸里耆

仲相隨而還太夫人含貽相笑疾乃獲釋亡何而讒蜮載鬼張弧欲射幾及雁行者仲銜蘆相警則益俯首下帷予嘗過師侍談視者仲子舍兄弟一燈箋研之聲丙夜相畣所為舉業文乃能超博疏越髙步先民往復之餘回味彌善于是人皆知者仲之文能肖吾師而不知者仲之心當其甚疾則不能為文其可敬可畏更甚于其為文也吾輩文章之旨不過以忠孝二者為端耳師為忠臣者仲為孝子故者仲之心疾良勝于他人無疾

之心他人以無疾之心為文而如彼者仲以有疾之心為文而如此者仲豈可淺近窺測乎予則願者仲毋忘所以致此疾時操如是之文出而以家學經天下令中原塗炭謀夫孔多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聖明天子當必思師言之為正直賜環卜毆拭目咸俟充成之業更望者仲吾正恐四方同聲徒知奇者仲之文謂為韶齡逼人而不知其為文之心實出于憂危營畫慨慷驚恐之餘發憤鬱勃悲喜相宣宜其不猶夫烏衣子弟紈綺習

氣予故為序而著之以見耆仲之至孝而又因乎吾師之純忠爾予言安足以重耆仲耆仲勉哉

代畊編序 姜周

予與梁漸子里居南北依倚梁子大母以節受旌令遐壽未艾則予母之姑母也兩家歲時扶杖相過不為客禮每食請所與則互命童女使米鹽有無則不怯相乞假漸子少即以尊人有良先生命同予弟延師為學數年予往來吳越歸則梁子以為古文詞甚贍且工所著

史眉考究甚堅悉予弟學為舉子業不成則退而歸畊
板橋梁子遂與予互相師友梁子業舉子皆以其所為
史與古文者為之于時體甚合顧梁子雅不樂時趨庚
辰南宫試竣即趣命駕出途次乃聞落第之報夷然安
之歸而嗜古益工此梁子所以成其梁子也予性戇腸
熱當其揖見長官或禮貌不如體或論事是非枉曲輕
忽恣肆或意不相屬則予必恂恂而退落落日遠其于
上交人皆諂乞予獨期于不失節致罪而已予家乃日

落無敢過望于人其賣文為養毋計亦勢所不得不然也梁子則寧概不交故亦復不得不賣文代畊編其所存者讀其自序而可以見梁子之志矣雖然予殆有以為梁子寛且自寛也梁子謂以一縑贄予輩為文乃以數縑贄所代之官之名若以予輩之為之為勞且賤予則以予輩之文而五綵繡之金書而施張之拜跪跼曲以將之其為清白吏則傳之為世寶以示子孫使知桐鄉之愛即反是者益復以為解嘲飾説榮耀鄉里之符

若是則向者所為于予禮貌不如體者論事輕忽恣肆
意不相屬者其于予文也而如此有體矣不輕忽恣肆
矣意殊屬矣予雖勞且賤亦何憚而不為若予輩舉業
之文使闈中劣史易書迷目者不數句輒加紅勒而猶
津津為之不已則誠可歎耳故予弟之棄而不為視梁
子之即以所為史與古文者為之尤為自得姑戲為梁
子題此以示予弟曰而毋謂梁子非畊也則亦無疑于
予之不畊也

明文海卷三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一

時文

刻因是編序　甲子四月　馮元飈

天下之紛紛也以是非之多予欲一之則固不能一之不能一之而必欲予一之則請無言非而專言是盖以予盱衡天下少有不是者也豎者是人橫者是獸上者是烏下

者是魚專言人則豎者是鼻横者是眼上者是頂下者是趾倒生者是髮順生者是鬚吐於口即是言語寫于手即是文章有韻即是詩比于絃板即是曲傳于經譯于書具一承破起結即是時義中式進呈即是墨卷程文付之梓人即是二十房即是詩六房無分于施嫱嫫母麗姫敦洽毛曾夏玄安仁孟陽也無分于殷盤周誥秦碑漢疏八代衰而宗元腐冗也無分于漢魏六朝初盛中晩陽五張尤李赤也無分于秦青韓娥漢卿實甫絜傀儡歌踏踏也無分

于瞿唐向顧三家村把筆寫倣學究也彼亦一是也此亦一是也因其是而是之少有不是者也然則今之詩六房真是矣其一百三十六人自是之其主司交是之其天下人目論耳食羣然是之而予烏得不是之則命之曰因是不可乎或有非之者曰是則是矣曷為文有中不中中又有選不選選又有行不行耶予默良久曰如君言亦是也

陳昌基時文叙　馮元颷

蕪子瞻論酒自云不能飲而好飲天下皆無在其上者僕

之于文亦有云然天下之好論文者而不得論文皆無如
予者也每見時人或治詩古文與一行作吏率厭棄嘔吐
時文不復道僕每不然之詩古文正與同原一致即吏事
何所相妨彼厭棄嘔吐之者亦所謂明公未得酒中趣耳
予浮湛諸生孝廉中二十年頗極研筆勞苦既釋褐為工
部日夜散籌計土木功又不暇及此于時庚午粤西當有
分較之役當時將以命予予以僚友有李愚公先達在不
敢先之而辭尋乞假歸久之還朝補春官當事者以例當出

初擬使視學他郡國不果使備兵東吴逾年改視八閩學政
于是觧胄束圖書就道矣以两臺謬許請久任遂奉俞
旨中留已聞閩中士多有喜予往而恨其不果者又明年
以復社事被謫還而去閩中益以不蚤得已為恨葢予平
生好論文而所過往往不得論文其蹤跡畧如此憶前在
禮曹時予所司故郡國學政較閱天下諸學臣試卷獨見
山右袁臨侯憲副衡隲精䊵即位置次第一一有意髙下
無爽心竊嗟服以白府主請遂考為天下最因退自思得

為試官當如此矣已奉閩學之命不覺十年見獵心喜謂此行也閩雖士之淵藪乎要當竭澤取之所不杜絶一切孤立行已意者非夫也忽被停奪真有鳳凰池之歎至以復社故謫遷乃差自慰曰不得以人文人士為功又幸以人文人士獲罪足不負平生懷来爾閩中陳子昌基予二十年論文之素交也寄書與詩譏予予報之詩非闕有意貪鱸鱠只是無緣吃荔枝昌基又報書曰公不来閩是為浮丘公不使相鶴九方皐不使相駿也此見謦

良過矣彼二賢者予則安敢然以予之好論文而不得論文直是楊妃不使吃荔支耳昌基有時文一軸走三千里函寄使予論之八閩人文人士之美故不獨荔支既得吾昌基盡在斯矣荔支以君著作紫為第一品如昌基鮮新雋腴奇怪之文大小紫不足為其味也卷軸却還眞乃三日手香一生快飽予行雖不至閩每見昌基信至得其書與詩與文輒當紅塵百十騎來也

時文易題辭 陸符

歴律讖緯壬遁方技皆易也不可謂易之至然精數妙術類足盡易之神而明其道于不廢傳註義疏則所謂傳道而授業者紫陽本義其一家耳後世有集大成之言而吾國家遂定以試士然兩祖明詔勅舉子得雜用程傳註疏載在令典於四書五經又各纂修大全列之學宮聖明度越誠不欲專私家學以成經術之陋也後之攻易者狎其捷徑便于取世資而工于投拙目章句櫛比附會而緣飾之護其所短文致其所未備父課子

受師傳弟習旦夕簡練以需其一日本義之學濫于時文易之神明至此而遂窮則常為之昌言曰歷律讖緯壬遁方技有易耳時文直足以亡易夫易安可亡哉黄楚望以經學著稱勝國嘗欲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之精思非盡悟傳註之失雖欲投契其道無由至舉二經則曰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吳臨川喟歎以為前無古後無今今之索解為時文者不然蹄筌之説痼于輔嗣互體之學黜之馬鄭易象

神明若以詩之興體葢之迨乎孔翼則簡陋因仍割裂猥瑣吾師五十所學神明一生而果如今言年可無假編可無絶亦安所謂妙吉不傳戛戛乎欲其精思而投契也哉易不可亡而從此索解吾必以為唫囈而不可信矣余家世受易少好殫思率有孤明人驚匪制常取諸家義疏離合折衷及考之朱子晚年絶不滿其易義而著述于語録大全者每多自高其常説至余所謂孤明匪制者叅之前儒其所引觸十常八九兩載以來俯

讀仰思常得百十數條因欲取制義崖畧勒著家言題之曰時文易藏之家塾閒時開看不以示人極知無當世法而特為之者將以伸時文亡易之言庶幾一日懸之通都大邑使有識者廓然于一代弘文萬心的射明經用世之業斷無不得與偏門技術旁魄而上下之事理則又退而思之傳註義疏人人自謂盡易而易之神明卒不得盡朱藍樸斲鼓吹羽翼與天俱生與人俱出百十數條何得便以盡易苟足盡易何必百十數條因

簡所録得五十六首曰可以為時文易或謂之曰所號為時文者將以與時浮沈衆歎以為必識也彼父課子受師傳弟習旦夕簡練以需一日者豈知所謂經學傳旨精思不傳也哉余曰歷律讖緯壬遁方技世豈必數數知之其精數妙術可傳而不可廢夫固有在此不在彼者矣

時文易書後 陸符

蘇子瞻嘗言三代之衰學校廢闕其所猶賢乎後世者

士未知有科舉之利其言語文章雖不必皆通聖人而卓然可用無不出于意之所謂誠然者故于廷試策士見舉人阿諛順旨率得上第憤懣因擬進士對策上之表云科場之文風俗所繫且曰上將推廣聖言庶補萬一下將開示四方少救風俗子瞻豈不知擬對之策必無補登録哉苟于聖言風俗毫髮裨益尚不憚冒諱以為之科舉之濫至于時文利之所在靡然成化時文易之于經學世風何如也可以其無利于科舉滅沒而不

作乎王儉曰易體精微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虞集亦言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不得先立成意推其高者取之通人之言誠非好異矣文者載道之器也修辭立誠則易固言之鼂董公孫之流漢之所謂儒術也其文辭皆不能無科舉之累楊子雲著玄擬經可謂亡其累而稱載道矣然好以艱深之辭文其淺陋誠然者果若是耶顧以此語今日時文則舉不足望涯際而一以逢時一以矯俗非其器而往往

有其弊焉子瞻之易傳未必皆易之至也註疏百家卒無以前之者其文妙耳其文妙者言語文章不必皆通聖人而卓然有用于當世夫易固開天之書而佑聖之學也其體精微實貫羣籍則固非文不闡非妙不傳而非誠然者則無以卓絶乎前後余之為時文易也嘗從其誠然者求之矣苟有能讀者即驚其理詫其意以為決無當于試藝而不得不迴翔于文情章法頓挫唱歎之間蘇子竄海外因先志成易傳常幷所撰書論語挾

以渡海阸于合浦夜起徬徨撫之喟然而曰天未欲使從是也今日必濟子瞻亦安能信其終必濟哉誠然者其必不可沒耳誠然者必不可沒時文易之于經學世風何如也可以其無利科舉滅沒而不作乎哉

董筆公文稿叙　陸符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更操一雜作惟日取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筆公方刻其一二藏稿

質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筆公之文與人于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共鑑之也則亦言其為筆公者而已筆公為人豪舉通俠夷脫世數心厭塵雜常獨居僧寮購茀地葺為精廬竹窓蕉几蒨深窈窕偃息其中剛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詩酒自娛散髮箕踞白眼長嘯凡伏謁迎塵邀作聲譽即深自引匿惟恐若浼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己意故其為文亦皆蕭散跌宕超出纆縛洗滌名理吐嗽靈心所為文如其人天機最

深筆公之為筆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帙懸布讀其題敘人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宜言至一時輩流狂惑失性鞅掌名士負販聲價社刻窓稿刋布闤闠竄取海内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遊未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唱左氏公穀韓非吕覽管子淮南莊騷荀列司馬班揚以至唐宋大家非曰逼眞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者之業凡得著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人不數

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得斷無繇今之世盡槩
代操觚之家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如
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于制舉義
之理即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變化
矣尚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失得哉董公仁當西漢之季
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為本國士不以清修為
業合黨連羣褒訕賞戮附已則歎不容口不附則偽作
瑕釁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以為六經

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曰通知古今此語必求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黨所附而讐所不附者其滿口讃歎使許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問通知古今必以為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纂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懷先民心誹流輩之所為故余之叙筆公也亦言其為筆公者正欲當世有識知狂惑失性之時尚有孤心高寄如其人而余之毀戒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附以為觀

聽者欺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歎然則人與文必如筆公然後刋布稿草贄投當世乃無不可也甲戌立春後三日書于環堵之齋閣

且就編序　陸符

西安余式如癸酉之秋余相見于南屏出手業見示頎然未易才也落落別去今年至武林又以近作投余名其編曰且就余曰何居嘗閒諸曾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役身以守業君子之志事也余避席而歎曰此士職

乎昔者先王使有司令于官府曰各修乃職其修此耳式如以為今天下尚有知日夕焉者哉不知有日夕寧復知此日夕所有又安肯役役于問學德行若官守者之各效一職以是為守業也吾見連帷接席然膏繼晷者有矣飽豢時物以弋獲世資目方眩于訓詁之駕說心重搖于紙冊之鈐言一旦通仕籍號王臣胸臆閒時物酋老朽頓于無可復理之地其所據為業者非天下之故性命之理也纖趨黨譽調上陳功營求尊便封殖

田舍鞠躬負墻以交貴勢軒眉吐氣以傲同人旦晝昏于醉飽漏夜困于姬孌望榻而寢不知夕何省見曉而起不知旦何就學士大夫之失職至今時岌乎亦曰殆也矣顧欲與之談古君子盡職守業之志事日掖羣矇而號日月之升恒也亦何益哉古之君子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其役役于省其身而不敢即安者凡以守業盡職無玩愒此日夕耳從是為卿大夫其考職謀政序績庇家供其所職取諸家修而已裕

便閑習利雖極鞅掌不以賾動厭亂相揉挫天下始皆尊仰士職而天子亦得收其贊佐宣導以暨及乎農商百工輯敉乎州閭族黨師師惟時理道淳備而福祚隆阜豈非大業之所就緻而要皆無當于今之時物也守不時物之業吾幾幾為式如慮之矣式如質性淬敏經史百家記問淹洽凡輿地氏族兵刑醫卜之書人所庋置不復觀道者式如不特流覽率能條理始末考究研討蓋博而約守古人修舉職業之方大畧兼備且好修

自立高視人物之表是克就者業內省者身斯其人豈日夕貿遷化居而去吾知其視陰惜晷計過即安懷古人之用心與晦明風雨相將于不自已者非今人所能企而就也即其搖筆落紙雖一時命世之業備古人立誠之脩以是名編可謂能尊行所聞以克舉厥職式如之成就又豈飽豢時物者可測量而項背焉者哉今上旁求經明行修之士相與解蹇極渙而學士家率以虛聲浮氣矜許相應意主于居業而不知其失職已甚

至有意氣激昂名節砥礪而大閑一虧文德鮮懿卒為側目者盱睢之待為當世有志行者切齒而怨讐因之以恣譏笑此亦未嘗聞曾子日夕就省之訓而以身徇物者耳昔孔學之傳顔以黙識曾以唯聞盛德大業未墜一支此不特斯文之任抑亦吾道之責也舍式如何修而得一拭目也哉

二江山中草叙　失名

横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隩氣象邃古吾友江道闇築

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隨而比業焉余絶慨慕之因怪今時人士疾走聲價喘汗交屬魂魄寤寐幾不自有而二江幽居坦步畔散人表浩然以養同心而言抱持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糠粃猶足陶鑄者也况以之參發聖賢而抒寫其性情也哉凡今人人稿草家家剞劂結社列門戶談文如訐訟學士撫揣應制之資至挾為招㨦排擊之局觸目睚眦迕之輒裂橫胸機穽蹈之立陷譸張科讀傅會功令大言濶論以撼當路矜躁

為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綱鼓煽流俗昔東漢之季氣節文章相獎成風志髙維世旵俊顧及之林始以標目清剛繼且逋逃隱匿清議簒乎官方士論軒于王憲已啓羣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天下大事供一巳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横流蔓延不治國家宵旰多事旰昃安攘方且申勑制科鼓舞人士思得

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于文事鬬氣日長于同人已事之鑒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寤寐逍遥六藝吐嗽百家而和平其音以要神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獄訟不衰息干戈不偃戢者其理道皆虛誕而載記為妄作也其然也耶夫庠序為風教之首人士乃民庶之望心術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披猖忠孝節義經術事功口不絶談手不絶書徒知起而校其術不思退而考其

心亦可謂浮偽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默偽以眞則山中之人始足重于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蓑笠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今人士所少者正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宿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不得底止心所變相必至狡而駔儈醜而優伥陰鷙忍詢而婢妾圉隷甚而距踊冠幘齧齗劫人以潛肆其為莽為篡其為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于世復何倚庇識者竊鑒前事惟恐其殆或甚焉此豈盛明所得而宜有

哉且夫國家而果盱眙安攘思以風厲庠序則儆民庶
正心術而一文章也舍山中之人亦何賴乎因是以為
二江山中草叙

明文海卷三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十一至三百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王增賢

明文海卷三百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二

時文

徐廷棻燕中草序　李流芳

余與廷棻稱同籍者十年虞山疁水相去二百里會晤頗踈丙辰之役同寓顯靈道院比隣往還無間朝夕始習廷棻之人與其文廷棻外渾而中朗其文之清堅沉

厚亦如其為人冬寒夜長時與廷棨擁罏篝火相對論文旁及身世之事剌剌不休或至申旦所居宮中有兩傑閣每雪後朝曦輒携酒登眺攬西山之秀色及大內宮闕之壯麗偶有名酒必相呼對飲不醉無歸蓋余得廷棨不覺身之在遠而廷棨亦謂比來幽憂之疾得余始為豁然遂能日進一斗斯言不虛也無何兩人俱被放廷棨先出都余棲遲邸中舊歡都盡每出見新貴人雜沓長安道中輒自念生平好尚迂闊於公車之業不

肯細意入夢青山便當終以自保廷葵廿年苦心其人與文清堅沉厚皆合福德相而作此寂寂人事無定豈復可論乎方今世人眼孔如豆附羶逐臭賢者不免友人方孟旋嘗與余相顧感憤今年孟旋既得雋且盡收氣類中下第者得數十人之文刻之都門而句曲張賓王每下第後輒定為元魁名家索新貴人文竿牘遍長安紙為增價兩人意致相反如此嗟乎余與廷葵之文欲以何向耶余不能定廷葵之文迴環再過但覺往時

寒風容雪擁𧂐髙飲光景颯沓紙上是不可以無序遂

序而歸之丙辰六月立秋日

明文海卷三百十一

明文海卷三百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一百三

時文

半舫齋稿序 章世純

吾友劉士雲既刻其近藝若干首巳序而傳之大約謂文有至分而世之以繩墨相稽者固不知吾深微之所在也雖然彼且以繩墨規我矣而吾所以應之者未嘗衷於道而

徒以文相識則世之相笑豈有既哉故予再為之序曰治古之世道德一風俗同其人自朝廷邦國守土食采師臣素王與夫山林巖穴農夫婦孺其人無不學而其學無不本于道於是乎文行於其間自陳謨矢訓作命敷告銘器命物與夫聘好問答討論講說閨詠巷謡之撰述其學既本於道而其才又足以見乎其詞雖無意於為文而高深典麗終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士生其間者雖或其才未必能見乎其詞而以其有得於道則亦有以知本末内外之分而不惑於偏曲

駁雜之說則先王之教有以使之然也周衰學廢老聃莊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一時聰明才力之士中無所得而外刼於敵莫不喪其所守以去然吾嘗讀其書其人率沉勇精悍能成一家之言士卒然遇之而喪其所守無足怪也制舉業之在今日其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書代之而為言則必皆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言其學必本於道而其才之著乎其詞者必使人恍然見三代之遺而後為無愧隆萬以來一變而為老莊之虛誕再變而為秦漢之駁雜則吾猶無譏

也有小丈夫焉欲去老莊之虛誕而併無其精微欲去秦漢之駮雜而併無其雄深其所以代聖賢之言者卒皆委巷之中講師腐儒之譚論卑而氣弱不能窺聖賢之萬一而以其說之近與夫為之易也則亦能鼓舞一時之士而使之從雖然彼不過醜然而為人師以營其衣食則無與吾事焉已矣所可怪者有大人君子反其所為其幽取諸易其渾厚取諸書其風雅取諸詩其總核取諸三禮其比事屬辭取諸春秋而又能本濂洛闗閩之旨御諸百家

之才以暢其所欲言其高深典麗雖不能與三代比隆而要非秦漢之士能言者之所及則雖先賢復起不能易也而是小丈夫者又從而咻之夫取通經學古之言與委巷之腐儒較其取捨亦易明矣而士茫然喪其所守者又非若晚周先秦之士遇老莊楊墨之雄而刼奪之也計其人無深遠以自存無文彩以動衆而聰明才力之士亦羣而趨之何也意者其偷懦庸纖之說便於淺衰薄植者而不覺其附和之衆與不然則其人氣力足

以動上官能毀人能譽人而聰明才智與夫急於功名之士違其心之所明俛首而事之雖知其非而無可奈何也嗚呼以委巷腐儒之說而欲盡廢通經學古之言此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罪人歟劉士雲本世家子生綺襦紈袴之間能盡屏聲色狗馬之好而從事聖人之道其於聖人之精微既已得其本末源流之自而其才足以發之其為舉子業原本詩書禮樂以御諸子百家之變者可考而知也其高深典麗既非後世能言之士

之所及而其卓然有以自守則雖晚周先秦偏曲駁雜之言所不能動而况於委巷講師腐儒之譚欲以繩墨相稽亦已過矣夫士雲所守者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繩墨而非委巷講師之繩墨也彼既已為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罪人矣而吾友大士徒以文章離合進退之小技與之相爭於繩墨則是捨其大而諍其小也蓋昔者宋之先有五季而唐之先有六朝其文於聲律句字離合進退其繩墨可謂嚴而文之卑陋亦已極矣韓子

歐陽子始盡削六朝五季之習而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天下後世翕然宗之夫韓子歐陽子之文豈以無法教天下後世哉蓋韓子歐陽子之法非六朝五季之所謂法也今而後有借古文辭之説為舉業之説者不言六朝五季之繩墨而言韓子歐陽子之繩墨其必自吾士雲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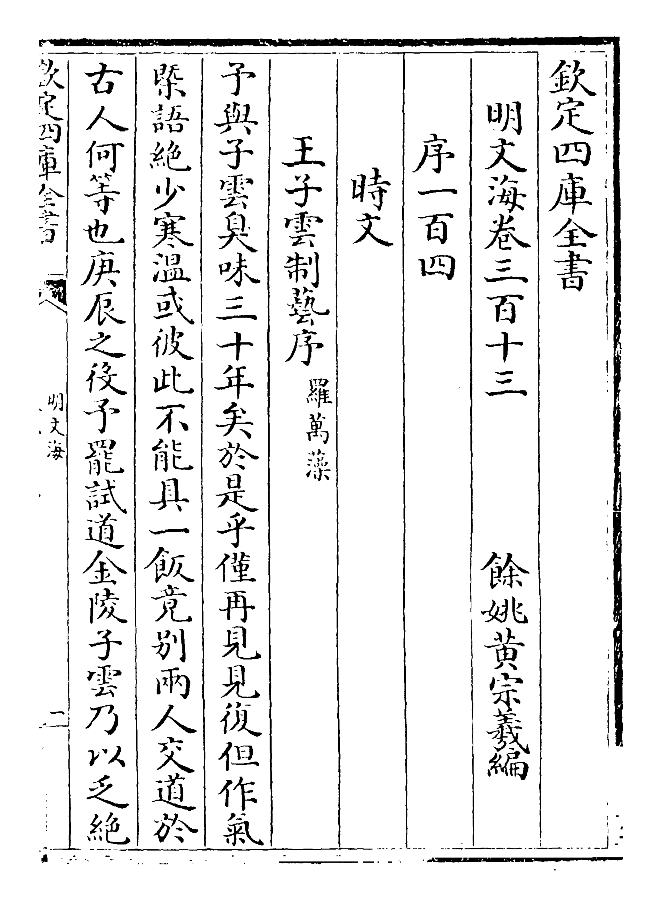
太行程生文序　章世純

天下有無與于兵而情相召者二文章太盛兆於兵端

富侈已極兆於兵端今科甲莫多於三吳而刻核為文章則幾為舉世之事向見房選盛行邊方慮非佳事不幸億而中遂愈信所見今讀程生文猶是慮也程生所處邊諸侯之地用武之地所矜一飯斗粟強鎗勁箭一冲一撞之人而此以文著矯厲壯浪倩動飄滑其色也天而其質也地一住視之驚為吾黨之尤秀余固為程生一人喜矣然不能不為天下憂也喜則必其取功名如寄而憂則有如前所云者如太行以北別有武幹雄

俊之人而此為別調與夫程生胸中別有兵才而此為外篇可以無論不然文秀之尤力且舉俗一人之文將為一國至以國舉而可懼者至矣舉閩程君自君而外尚多有如是者乎抑有一無二者吾以論世也

明文海卷三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四

時文

王子雲制藝序　羅萬藻

予與子雲臭味三十年矣於是乎僅再見見復但作氣槩語絶少寒温或彼此不能具一飯竟别兩人交道於古人何等也庚辰之役予罷試道金陵子雲乃以乏絶

不能赴公車困於此不能歸子雲之材何減鄭莊千里
不齎糧乃為絶事何古今人不相及也十年前子雲吐
氣戍火為予言與友人爭文字不合欲持俱赴水死予
雄之近同飲大司馬范公坐中述神宗時與陳大士茅
祉生貫無學諸君聚金陵每日髙會賦詩談文睚眦相
摩拂服者解順競者折角多予所未聞今子雲雖豪邁
不改而予悲其情變矣貧世家之分擅名士之氣生平
忠孝自許好艱難其情以自見難亦逢之水西之變其

先太僕以瘁死軍中子雲求其棺不得伏闕上書哀慟瀕絶此生人不常有之故也久之舉孝廉贈太僕之詔亦下差用自寛而邇者黄蘄之間蹂以流寇女暉元復以叱賊死至今崎嶇轉徙無家人之樂一青袍歳歳如草至無以歸此固忠義之風名人之致也然豪如子雲此豈所樂得者哉故予悲子雲之情之若也嘗見童溢先生苦齋記云其室在匡山之顛下惟白雲上多北風風自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味皆苦

而物性之若者亦樂生焉夫甘苦以性相從是固然矣然山之高者不一風風之自北者不必若不然何物之生其山者不以苦聞也則苦豈匡山之性哉豪傑之負忠義者不少而遇不皆如子雲則苦亦子雲之性也贈子雲歸當助為豪宕之談以益其意然昔人稱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辣與苦皆清徹之味使人氣𣊮子雲著書數十種其益於人者必非豪邁自喜之年而窮愁自見之日也匡山之蜜令人口螫久之已熱除煩其小魚可

以清酒苦之效也書此以附於由回贈答之義

孫碩膚制藝小序　羅萬藻

下第歸遇句餘碩膚於廣陵兼旬之聚落寬相偶無言不同然碩膚年方壯倚幹雄姿不減其傲邁未知予喑寂之別有存也予且離廣陵念碩膚初相見即以文序相屬久無以報數十年業在是一旦不能自強其筆墨此其情寧堪盡語碩膚乎今天下文字亦無可更措一語耳碩膚負博古之業體兼人之氣而筆高情特字字

有氣象其必為用世之人何疑顧以此相碩膚此法宜亟效於今日而其事已大謬不然矣則碩膚他日必為用世之人亦未必斷斷以碩膚之文古人文字之靈遇人以必可知今人文字而倘有靈也將遇人於昏昏默默不得自知之境為可幸耳嗟乎今天下文字寧可更措一語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予與碩膚所謂無言不同也斯可知不可知之外者也

李小有制藝序　羅萬藻

小有三十年名士既不第以賢良高等補為令夫小有之才用之皆賢良卿守令之具漢所謂五府倶辟四司並命之流或鮮其人而當時不知此文字之所掩也邇以中外多故天子鋭意求才小有一旦得伸於所知且薦辟漢也國初行之非漢也既得舉則並按武班聯或意為卿相未嘗一日臣而後於舉者如古書記曹掾之倫故小有遭逢不可謂不盛二三知已煩心榮其行而小有顧以生平制藝屬為之言勤勤焉嗟乎此意復令

人悲爾當其束髮為文取兩榜入富貴功名之路不知其他久之不得意則漸出精神悟詣附之求異乎他人富貴功名之文以自寄所得抑亦苦矣然當其時皆昔人所謂情炎鬬進之衆非遽同窮愁著書自見於後世者之所為也既卒不得志而以薦辟起知小有者謂已無憾而小有所欲知於人者則從此已將置之不必知能無悲乎人生莫親于心莫戀于心所經苦之處生平裂筋絶脉獨出性命之物萃於八肢雖已知已效于人

猶不能遽釋以去況時將置之不復知而卒應功名以起念當覓名山大川之靈酧此耿耿耳以少年情炎闘進之氣為之而晚以窮愁自見之意傳之此一時也本不自意謂亡恨者強顔矣予以薦亦應得一州不果就但平從舉人監滿例謁選日盛名難副獨小有一出可爾然下第時廣陵鄭超宗悲予志欲合刻予與張元祐稿別寄其文字之論予感之亦小有意也附此自見亦志所以為小有言者其志最親讀者當並為之念也

庚辰房書衡序　羅萬藻

六經語孟之書通於論文者往往而有而莫著於孟子其自任曰我知言他日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其意蓋欲以知言正人心也今日制藝之家可謂大盛予自束髮寢處此中頭顱至是不為不久而今乃始欲見其是非去取於當世或疑焉嗟乎戰國談士之盛無踰雕龍炙轂稷下諸人之時也孟子七篇崎嶇齊梁滕宋之郊至於不得已而有作托於聖人之徒豈好辨哉今

日海內一家操觚挾文之士倍官吏而半農夫尚未敢偃然樹幟異端爭名道術獨偷取迻世之語醜顏自恣展轉相師漫漶無已耳予之為是選也上之性情學術交融互析沐浴古義附以倫脊為可垂之文一也次之才格岸然俯諸一切或姿致清韶佳言如屑不失為可用一也又次之理明致白捐于自存澼諸闒溷寧瑕無偽以為可寡過一也玆三格者持以盡吾正告天下之意可以救矣予猶不免於懼盖往者豫章為戒目之曰

幽渺邇者雲間則又以昌明博大之文倡天下矣今年來復聞天下以雲間為戒目之曰膚漫夫幽渺豈豫章之始而膚漫豈雲間之初哉使予房書衡今日脫稿不失為房書衡之初更逾年倘相傳讀抄襲不已轉日成陳厭其陳也亦復依傍别出詭幻百端攢蹙不屬之字杜撰生拗之章螯口棘心弊已見於前事矣當此之時雖六經聖賢之語無一字不狼藉人間磔裂可歎而况於其餘則雖有苦心自力之文亦安望其保全之世乆

傳無恙者哉若此者所謂禄利之路然也漢武時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利禄訖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古今人心由盛而變未有不由此者變而至於無所入則蔽陷離窮之禍中於言語終於政事此孟子所灼見而深懼也故其正人心之端在息邪説息邪説之本在知言今知言正人心之學獨當在上耳在上者為天子求人以佐當時之治者也其任既重一日操

衡尺蒞諸士第使庸昧者斥勦說雷同者斥杜撰不經離理失類者斥則天下之人將以上為知言懲於不庸而諱於自見其心庶當有救不然下之所非上之所是下之所去上之所取雖百孟子生於今日何能有救然則予是選何為者也予亦能為是選而已矣使天下見予選無欺眛不本心性之旨反覆疊見腐爛可穢之文此予今日是非去取之所止也

敘任雪柯青鳳軒藝 尹民興

神皇帝之季年嘉魚文章曠不達於春官矣其時廉廉
頻頻者悉皆僎土爲珠抱研指壁娶質而嫁光宜乎不
縮於寶母也雪柯任公特表危獨表其所嗜則擯粱肉
而啖松芝擽湯液而飲沆瀣已得壽而人得疝也表其
所躔則甲輶軒項領之逸繹峯崎崛𨅝褱陰平已取天
下而人壞髙骨也表其所宅則厭重屈深宮長廊豐廡
規槼平易户牖雷同結晶城於天下𧆠迷盧之半以恣
狐竒而臨睨瞻㢡也一國之人蹋眼之才隅隈莫究窮

耳之力宮羽不昭始胎然疑終發詬笑即余輩三四人
支領其味者諟諦深密僅底㝱源而亦勿罔於機關之
室轉輸之府也則一日諗予曰夜夢虎蹲在庭斯何祥
與余曰大人虎變公莞爾曰不然虎與牛其力均虎卒
騰躍而喋牛之膏肉者虎膽厚牛膽薄也今夫膽及於
目達於爪出决斷以營衛心王名曰恒奇之府焉予極
爪目之用二十年心王不一惱惱遺遺削傾奇府者為
予膽汁豐滿有以守之也予憬服其言公没十年又一

夜夢謇予曰君宜多讀書問讀誰者書曰能讀本經四書都成極奇極妙之文章迺善讀書矣覺而憚蕩者鼻滿五寸息紬繹膽說豈斯文之閫奧哉且夫膽剛直之氣也專剛不明如醉而發駁駁矣專直不柔如盲而競蹻亢矣毛滕淫歸之外必有物焉湛於幽昏之域相遭於耳目與非耳目者故其見也以不見見下上淵天之間即變化視聽之用公之文端在斯乎端在斯乎天度既樹孕育諸氏任者產顜澤者產華挺者產絡傍者高

而不下産於孤府一時緝陟春官者若干氏詬笑者啇其詳也

明文海卷三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十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　均

明文海卷三百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一百五

圖畫

題米氏山水圖後　方孝孺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美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為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

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暉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暮雲春樹圖　王褒

友居五倫之一人生而五倫具焉雖賢愚貴賤之不齊皆莫得而廢也方其相聚而遊相違而思其思與遊也皆形於言而後已夫言者固為不少特無文以將之則出諸口而隨滅惟托於文者則垂諸後而不朽噫唐興三百餘年富貴權利之相友者不可勝數皆湮滅而無聞獨杜少陵李太白之為友片言細行傳誦至今孰謂文之不可恃也哉予嘗讀書及唐文集知太白齒長於

少陵故李之於杜也若沙丘城之寄堯祠亭之宴飯顆山之逢其辭皆若畧於少陵焉而杜之於李也則推重其詩若陰鏗若庾信若鮑照則傾慕其人乃贈之懐之夢之不一而足觀夫少陵崎嶇戎馬之場艱難川陜之地白髮拾遺自許稷契君子予之太白雖天才卓犖應奉翰林遭時弗偶以酒自放君子或少焉以太白之視少陵稷契輩人宜若瞠乎其後矣少陵推重傾慕若此夫然後知少陵之交友可謂能久能敬者歟予與有謙

甫弱冠相善義雖友朋恩猶弟昆自予遊京師入成均教授湖湘之間往返歸省復相遇於京師垂二十年其視有謙之為人得甘脆以事其親愉愉然而歡至如往來以處其友偲偲然而樂自始及今猶一日也前年春有謙以才諝舉於朝其友馬自牧取少陵之詩繪為暮雲春樹之圖以贈有謙且徵予言不休噫醉眠共被攜手同行相失萬里茫茫爾思則吾二人之情趣當不減於少陵太白也寂寞書齋遊子不至吾知其彼此皆然

匡山之歸鹿門之期吾誓相從於他日耳有謙能書而文者也能久而敬者也顧徵予言是以蠅而附驥也予知子之不我忘惟子之不我信則江東之雲渭北之樹在彼焉有謙張其姓長予一歲云

娥江送別圖序　謝肅

溧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娥江之滸公欲登舟輙挽止之咸咨嗟感歎不忍為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於衆曰昔吾絶江而東

惟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賴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
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於天子
何幸之深毋為不忍余别也衆閫辭以復於公曰自本
朝有天下以來官於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寛以怠事
不激以為廉則察以為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
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
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
别不忍也乃再拜别公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濱舟既行

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柁樓顧望踟躕於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木葉飛㩕㩕涼飈舉之與翔鳥泳魚相下上於中流使人别情紛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繪焉題曰娥江送别圖將以寄公屬序於余余謂送公之别不於他所而於娥江也何故蓋娥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為濤所溺娥也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大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

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顧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别烏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於圖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杏園雅集圖後序 楊榮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咏間作羣情蕭散衎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

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戸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髪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傔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於妙廬陵公喜題曰

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葢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葢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髙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異

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王孟端山水畫跋　張寧

九龍山人王友石所畫山水一卷横廣四丈崇僅及尺畫法假遠以見近務小以形大高深上下得乘除之妙

非特能平遠而已山川林木疎密合宜勢斷脉續人物幽眇幾不可睎生氣自完雖生紙淡墨皴染淹爛非世工所能到凡山之峯巒嶠岫岡阜林麓巔陘磝礐嶂嶺壑谷巖洞砠埒鋭而行欹而峭瞰而懸躍而駐降而陟高卑隱顯迴環曲折坦險奇厲㕒㕙而不見其始屈突而不知其中盤旋而不測其際觀者動心駭目睇注不暇而不能究極其所止足以盡山之形氣是不亦神逸矣夫林居田舍山樓野閣屋相望於上下遊者漁者行

者居者步者騎者偶相語聚相語者人相接於水陸獨不一作佛塔僧人其間古人謂圖畫有關風教其信然耶松江黄翰署卷首為江山萬里圖翰未必深知畫也畫家以應物隨類為六法之一若稱萬里封鎮屢更則川原里道舟車宅舍人物事為皆當隨地以變風雲晴晦難以意定而一瀉千里水豈無平行衝激曲折之殊友石平生遠涉江湖浮黄河踰太行出雁門歴覽晉代之區胸中丘壑許大豈不解事如此顧其所畫妍滋閒

曠水木清華陂塘廬舍映帶左右山登水次物類相併其天機呈露當是吳中一筆景耳安在其為萬里圖也鄉友陳君廷用家藏圖畫甚多謂此卷為上品宜寶重之過鑒賞者時一出焉慎勿令俗士妄以浮言易此奇物也

觀潮圖跋 張寧

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雄勇悍強厲如秦始皇帝猶畏從狹中渡宋自慶歷以來杭海屢溢嘉定中潮衝鹽官平

野二十餘里外論皆以畿甸切近爲憂當時每遇潮盛之候傾宮出觀顧反以爲太平樂事獨不思建炎之初苗傅劉正彥因觀潮起釁幾危宗社而復甘心於此嗟夫晏安酖毒雖利害切身一不暇自爲謀況有興復遠大之計哉張思廉與二楊所題皆載本集謂李嵩之畫嵩本錢塘人歷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出於目激丹青藻繪宜有浮於世景者今所畫畧無內家人物儀衛供帳與吳俗文身戲水之流惟空垣虛榭烟樹淒迷平波

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披閱中使人心目遲回有感慨弔惜之懷無追攀壯浪之想嵩意匠經營情留象外豈亦逆見將來預存後監耶杜子美詩曰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殆為此圖題詠也

倉頡圖題語 張寧

伏羲畫八卦造書契至黄帝史倉頡更定古文以啓六書之原非結繩之治至頡書代也淮南子記作書時天粟晝零鬼妖夜哭或作龍潛兎哭皆怪誕可疑又頡時

衣冠創設禮宜從制令圖紀皆蓬跣四目身被草卉豈其生近人首蛇身之世異稟野俗猶或有在耶大抵事不具於六籍言不經於仲尼雖方策亦不足徵況淮南書出於附會叢雜本以多聞廣異為工者哉獨其字書於今可見者疑許氏十五篇是也自制作有定凡天地之文古今之事人物之宜天下之治亂風俗之盛衰莫不關繫挽而上之可以緒系丘索推而下之可以隱括百代得其傳者周有史籀秦有李斯漢有蔡邕唐有李

淳斯皆神契妙解入室升堂而近世周伯琦陳思孝諸君子亦皆循蹈軌範庶幾成名回視晉唐以來真行草書非不研精筆墨超越鉛槧至論其源流禮義求無悖於正書者茲亦鮮矣昔人謂大篆為倉頡之嗣小篆之祖又謂自隷以下吾不欲觀誠知言也夫所貴於文字者以其能載道宣化克濟斯民而已宣化莫重於教命載道莫先於經典經降而史史散而有子集集流為百家異說佛老之書邪正混淆神人瀆擾也久矣聖教舉

為試藝試藝分為吏牘吏牘濫為胥徒與皁朱墨批攝之私其棄本徇末媒祿網利民之煩於文也亦久矣文勝之獘浹於明幽魯聖人已有欲從先進之語況今日乎是則鬼哭粟零雖曰必無而言者之托戒可謂明且遠矣此豈創物者之過哉述焉而枉於用者之罪也姨甥衛使劉時泰武而達文孜學不倦間持此圖求題因書其額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我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强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為南京户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髮頒白鳶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鬢白毿毿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啓閉者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黄巖謝公鳴治

又一曹微鬚頳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攜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頳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為户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且頳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鬢皓白左手握

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槩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

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攄志效力各執其事以賛揚政化其弼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

齒族里之足云爾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為次而廉智勇藝文之禮樂者為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為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

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因稡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令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實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書雞壇清話卷後　李東陽

今年予作止詩特以自戒鼎儀以詩來約曰止詩亦欲止令春欲止令春止未真乞取止詩來止我止詩合寄止詩人予請援張汝弼故事以隻雞斗酒為罰竊計數日後必有縛雞載酒而至者鼎儀固未嘗止亦不承盟越兩月予病起遊大德觀為鳴治師召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固當不宜獨先若君本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執不置乃以雞酒往受罰焉初鳴治之見督也曰第為之即有議君後者吾

二人實任其事至是果以豕肉三斤蛤蜊數十相助明仲聞之曰此佳會也盡却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為鼎儀所致凡六人鼎儀乃威為席以樂客於是分韻賦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必辨也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雖工事或未合予掇其顛末以書於後俾好事者有考焉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李東陽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

人會於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於西楊之子太常少卿道𣳚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府訓導綸三見於南楊之孫尚寳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蓋當笑談偃仰之餘倉猝摹冩宜有得乎筆墨之外若太常尚寳二君及東楊之孫吏部員外郎旦東王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眉宇固然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託於罇俎圖畫之間寧非以其苦心好藝茲會

所不可無者而然與且自洪武之開創永樂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敖之地何其盛也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勤乎君然後德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極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也時稱文貞為

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皆以居第為別其稱文端為東王文安為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與西為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於此卷之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題雪景圖　楊守陳

千山鳥飛絶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柳子厚詩也會稽俞仁本寫此詩之景吾鄞鄭君光俊

得而藏之求余題其上憶蘇子瞻嘗譏鄭谷詩有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翁披得一蓑歸者乃邨學中語而謂子厚前詩有格殆天所賦不可及然他日又謂漁蓑句好真堪畫何哉會一日退朝初雪顧同行者絳袍繡補綴以琪華瑶英而翺翔容與於金坡玉堂間清麗絶倫亦人間一時勝景也因口占絶句云白雪點紅袍人出金門下詩翁殊未覩漁蓑獨堪畫同僚為之一噱余不能詩雖詩亦不能子厚若故為書子厚詩跋以子瞻詩

評而區區一時口占一絶亦附於末者蓋欲啓觀者亦如吾當時同僚之噱云

跋衛靈公觀馬圖　蔣冕

衛靈公觀馬圖一幅上有子昂二字又有趙氏子昂印識鑒别者謂為魏公真蹟其一人烏巾素服蔭於長楊之下者為靈公五美姬從一末筓一士人巾服疑即後世女侍中之類二圉人控轡嚮馬首而立身皆佩劒又一人持馬尻而疏其尾馬色黄御勒皆金飾摹寫工緻天

機流動信非魏公不能獨其事不經見予於古傳記未遑深考不敢臆決其有無然竊意玆事在靈公或者其有之昭公二十年靈公值齊豹之變越在草莽適齊公孫青來聘以其良馬見公受之以為乘越九年為昭公廿又九年昭公在乾侯季平子不歸馬靈公獻其所乘馬曰啓服靈公以昭公七年入春秋至哀公二年始有于戚之變首尾四十三年同時為諸侯者非不多其以馬見於左氏傳者或有或無獨靈公之馬二見焉其畜

馬以為玩具者當不少史逸而不書者尚多也此所圖馬吾不知其主名顧其事足為世鑒有不可不知者前此百年為靈公七世祖曰文公嘗留意於馬矣鄘風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文公非以馬為玩具也以誠心而行善政故其效至於國家殷富而致馬之蕃息如此靈公不能仰繩祖武其治國也曾不知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顧乃般樂怠敖惟馬是觀不于蒐狩之時而于遊豫之日不從以賢人君子而從以左右嬖昵

觀於此圖尚可想見其禽荒態度無乃與乃祖懿公之好鶴同歟然則魏公圖此未為無意也

書先聖先賢圖賛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賛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宫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宣聖賛後自顔淵而下亦皆譔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學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和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

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覩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賛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使後覽者得所考云

萍會圖序　李夢陽

萍會圖圖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膳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王官官不同同地也于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西南北也固

不謂同王官即知有王官知同地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西南北乎夫萍之未水也萍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飄風過焉縈花絮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途路者非素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于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繫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

散而思必及其貌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王官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為王官玆地覽其圖而歎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枕危邦鮮甘食設境内有緑林銅馬之驚國中無河間東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専恣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青荷擔以謀還非穆生逃則張衡去即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勿暇為心矣

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謂也

明文海卷三百十四